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吴雨晴

20年前在崇明东滩戴上环志(通过给鸟类佩戴刻有编号、机构等信息的金属环来研究候鸟迁徙规律的手段)的一只大滨鹚,如今被人在渤海湾拍到。

这在环志工作中是极低的概率,却是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巍工作18年里最想收到的消息之一。在长江入海口的这片滩涂上,他们给候鸟上“身份证”,也看着越冬的小天鹅从个位数回到5000多只。



崇明东滩上停歇的鸟儿。组图/记者杨旭

一枚金属环,是属于候鸟的浪漫回信

护鸟人:18年过去,我见证了鸟群的壮大

时隔20年,崇明岛再见

渤海湾,一只大滨鹚在滩涂上觅食,被一位观鸟爱好者拍下。照片传到崇明东滩保护区,负责鸟类环志的工作人员打开数据库比对——这只鸟,20年前在东滩环志,它还活着,还在飞。“我们的工作能够让我们知道,这只鸟至少活了20年。鸟友能够再次看到它,然后汇报到我们这里——都挺幸运的,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吴巍说。

20年,对于一只体重不过百余克的小鸟来说,意味着什么?有记录的鸕鹚类最长寿命超过40年,但20年前环志的鸟还能被目击到,概率极低。“相对来说,做过环志的鸟,在整个种群中的占比还非常低。”吴巍说。

吴巍和同事要做的,是在候鸟停歇的间隙给它们上“身份证”——左腿戴金属环,右腿戴塑料旗标,上黑下白。“全世界鸟友只要看到这个旗标,就知道是东滩环志的。发邮件给我们,我们就告诉他——这只鸟是什么时候环志的,活了多久,去过哪里。”吴巍说。这套旗标系统,覆盖整条迁徙路线。

每年8月,是鸟友来信最多的季节。今年8月,吴巍和同事收到40多封目击报告。“每一封都要回复。”他说,“有的地方,鸟友可能连续几年都在同一个地方观察到这只鸟,尤其是在越冬地——很多种类对越冬地的忠诚度是很高的。”“会有人专门去蹲同一只鸟,发过来,我又遇到它了。”吴巍说。

东滩,迁飞路上的“加油站”

崇明东滩,长江入海口,正好在东

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的正中间。每年,超过5000万只水鸟利用这条迁飞通道,从西伯利亚飞到澳大利亚,再从澳大利亚飞回西伯利亚。

“鸟类在进行迁徙的时候,其实是顺着一条它们自己的高速公路在进行高速旅行。但在途中,它们也不得不停下来加油。”吴巍说。东滩,就是它们中途停歇的“加油站”——鸟在这里吃饱、歇够,才能继续飞。

鸟类为什么要飞这么远?吴巍坦言,人类至今没有确切答案。“目前还停留在一些假说上。最有趣的一个假说叫板块漂移说——远古时代,鸟类的繁殖地和越冬地其实很近。后来地壳运动,大陆分开了,但它们遗传记忆里,还记得要回到繁殖地。”

2016年起,崇明东滩与复旦大学马志军教授团队合作,开展卫星跟踪研究,以中杓鹬为目标。“卫星跟踪的好处就是可以提供非常实时、快速以及非常丰富的数据,这只鸟飞到哪里,你都知道它在哪里。”吴巍说。研究发现:春季经过东滩的鸕鹚类停留时间短,因为它们急着赶回繁殖地“抢地盘”,有的种类只停一两天,有的停一个月;秋季返回时则悠闲得多,加上当年繁殖的幼鸟飞行能力较弱,它们会从7月下旬一直待到11月。

鸟群壮大:从10多只到5000多只

吴巍2008年博士毕业来到东滩,18年过去,他亲眼见证了鸟群的壮大。“我刚来的时候,小天鹅每年越冬的,十几只,个位数。2025年春天,5000多只。”他说。

暴增的不只有小天鹅,还有整个迁

飞区仅200多只的卷羽鹈鹕。“以前东滩基本上见不到。2021年第一次记录到,5只。到今年,最多的时候18只。”吴巍说,“它体型非常大,需要的鱼类资源很丰富。它出现在东滩——说明这里的鱼够它吃了。”从十到五千,从零到十八,卷羽鹈鹕不会说话,但它们飞来了。

长江禁渔是这一切变化的关键。“我刚来保护区的时候,冬天这片水面上全是船,密密麻麻全是船——捕鳊苗的。鸟刚刚停下来想吃两口,有人过来了,它就得飞走。吃下去的那点能量还不够它飞走。”禁渔之后,船没了。“最直观的变化——干扰减少了,鸟能安心进食了。”这就是“长江大保护”在东滩的回响——把本该属于鸟的时间与空间还给了它们。

2024年,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目前,保护区记录鸟类已达364种。

吴巍和同事每两周一次的水鸟调查,仍然靠人力。“三脚架加望远镜,一只一只靠眼力数。”他说,“希望将来AI能够帮我们数,关键是(希望能)更准确一些。”

一只鸟的20年,一群人的守望。从渤海湾到崇明东滩,从一只大滨鹚到5000多只小天鹅,长江入海口的这场回归,不只是部分物种的归来,更是人与江、人与鸟之间关系的重建。“鸟类迁徙真的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非常壮丽的生物行为之一。它们在人类出现之前已经持续了千百万年的时间,它们不应该在人类出现的时候就消失掉。”吴巍说,“人应该尽最大的可能帮助它们继续完成这样壮丽的旅行。”



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巍。

记者手记

环志,让候鸟说话

环志是件极小的事:一枚金属环,一枚塑料旗标,加起来不到一克。可就是这不到一克的东西,让吴巍和同事们在18年里,不断接到来自整条迁飞路线的回信。

20年前环志的鸟被再次目击,概率极低——正因为低,8月那40多封信才显得珍贵。信里说的其实只有一句话:它还活着。

小天鹅从个位数到5000多只,卷羽鹈鹕从0到18只,这些数字背后,是长江禁渔把水面还给了鸟。每两周一次的水鸟调查,三脚架、望远镜,一只一只靠眼力数;吴巍盼着AI能来帮忙,但在他之前、在他之后,总得有人愿意把年头熬成数据。

候鸟不会说话。它们飞来,就等于说了话。



卷羽鹈鹕在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栖息。图/新华社